

新聞論叢

洪士範 著

新世紀叢書

018

新中國出版社印行

洪士範著

新聞論叢

新中國出版社發行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一月初版

新世紀叢書 018

新聞論叢

定價 新台幣十元

著者 洪士範

發行人 黃光學

出版者 新中國出版社

地址 台北市迪化街二段

力行新莊

電話 五五一六八五

印刷者 國防部印製廠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新聞論叢

洪士範

目錄

國父與新聞·····	1
總統對新聞界的訓示·····	7
新聞學的範圍·····	17
新聞文學與歷史學·····	23
新聞腦與思考·····	33
察世俗的新聞紙觀念·····	45
新聞稿撰寫·····	51
新聞圖片處理·····	67

我國報紙的副刊·····	85
油印報·····	93
軍隊公共關係·····	99
戰地新聞採訪·····	107

國父與新聞

國父孫中山先生是一位最瞭解新聞事業的革命領袖，對於興辦報刊、撰述文稿、重視輿論、注重宣傳各方面，都曾有所學劃、指導和身體力行，我們在 國父遺教中，可以得到不少寶貴的訓示。

一、國父與報紙

設報館以開風氣 國父於民國前十七年，在香港成立興中會，宣言中第三項有言：「本會擬辦之事，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。如設報館以開風氣，立學校以育人材，興大利以厚民生，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，皆當惟力是視，逐漸舉行。」已列報館之設立爲首要任務。

民國前十六年（清光緒二十二年，公元一八九六年）十月十一日，國父在倫敦爲清廷使館誘禁蒙難。經康德黎多方設法，並訪泰晤士報揭露其事，社會大嘩。地球報等亦刊出新聞，促使英政府採取行動，英政府至此固不能漠視，清使館亦不能隱瞞，乃將 國父釋放。當 國父重獲自由之時，康德黎告以營救經過， 國父聆言，對於報紙左右社會之力量，至能達成政治力量所未能完成之任務，有身受其惠的深切認識，益感革命主義之藉報紙宣傳的重要。

民國前十三年（一八九九年）秋，國父派陳少白自日赴港，籌辦「中國日報」，以鼓吹革命。陳少白抵港後，即租定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號爲社址，所有機器鉛字，均由國父在橫濱購辦運港。「中國日報」於是年十二月十日在港創刊。此爲本黨最早的中央直屬黨報。

國父在「中國革命史」中說：「余於乙未舉事廣州，不幸而敗，後數年，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，以鼓吹革命。庚子以後，革命宣傳驟盛，東京則有戡元成、沈虬齋、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。上海則有章太炎、吳稚暉、鄒容等，借蘇報以主張革命。」

以革命精神辦報 國父委派黨內同志，到南洋和美洲各地，創辦報紙，根據國父遺教，曾經提到的報紙就有十餘種，在當時受國父精神感召的報紙，爲數更多。

國父當年辦報的環境，可以說是非常艱困，不但要獲得當地政府的允許，更要說服黨內人士的阻礙，以及經費的籌措，辦報人才的選拔等等，國父均能以革命的精神來解決問題。

民國前五年，在星加坡創辦之「中興報」，國父在函札中曾多次提及：

「中興報旦夕開張，賀甚賀甚。此後星坡又多一文明導線，企予望之。」

「蓋中興報之缺點，全在不得其人，今欲維持，若不得可靠之人，雖加萬金資本，仍無濟於事。若有其人，雖三數千，便可挽回危局矣。」

「中興報可望支持過年，……今年文章議論，頗愜人心，而經理則多不善。」

「茲爲維持中興報計，加報股本一萬二千元，每股五元，由星加坡同志擔任三分之一；其餘八千

，須望外埠同志協力。」

「惟中興報於大局甚爲有關，不能不竭力維持……中興報若能過了此次之關頭，便可無憂矣。」以報館連絡志士 國父以革命精神辦報，將辦報認作革命事業不可或缺的一環。由於奔走海外各地鼓吹革命，行蹤不定，乃以報館爲通信連絡地點，從 國父的函札中可以看出；

「可寄雲哥華大漢報，以後可寄金埠少年中國報交。」

「美洲少年報黃伯耀先生轉交孫逸仙收入便妥。」

「如有與弟之要信，可寄暹羅華暹新報陳景華轉交於弟。」

「有信寄金山大同日報轉交便妥。」

「來信寫香港中國日報胡展堂收。」

國父不但以報館爲通信處，同時亦爲連絡志士之革命機關。

以報紙宣揚主義 國父每至一地，恆發表演講或談話，但因口頭宣傳不如文字宣傳之對象廣而影響大，故常爲文在各報刊發表。爲使外國人士瞭解其革命主張，曾以英文撰稿，如「中國問題之眞解決」一文，於民國前八年發表於美報，「中國之第二步」於民國元年以英文寫成。

在對康梁保皇黨論戰方面， 國父於民國前八年以「駁保皇報」一文發表於檀香山隆記報。由於國父的領導，保皇黨雖有能文者，亦不敵革命黨之義正辭嚴。

國父以報紙宣揚主義，不但使保皇黨敗北，也收到了國際宣傳的效果，使革命行動減少了國際間的反對與干涉。

二、國父與雜誌

民報 「中國日報」創刊後六年，（民國前七年，公元一九〇五年）國父於日本成立同盟會發表宣言，並倡辦「民報」。「民報」爲月刊，創刊號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，社址在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。因爲「民報」乃月刊，以現在出版法而言屬於雜誌，在當時國父亦認爲是雜誌，國父曾稱許「民報」爲「自有雜誌以來，可謂成功之最著者。」

國父於「民報」發刊時，曾親撰發刊詞，首揭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大主義的旗幟，並標明六大宗旨爲：①在顛覆現今惡劣政府，②建設共和政體，③土地國有，④維持世界之真正和平，⑤主張中日兩國之國民的聯合，⑥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，前三項即爲三民主義的內容，後三項爲本黨當時之對外政策，均爲民報之宣傳與立論依據。翌年「民報」於東京錦輝館舉行創刊週年紀念會，國父復就有關於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之演說刊於「民報」。

「民報」以張繼爲發行人，先後司筆政者有胡漢民、陳天華、汪兆銘、朱執信、馬君武、章炳麟、居正等。「民報」爲表明革命立場，其發行年號用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二年，下附西曆，日本明治及清光緒年號。其內容有紀事、論文、時評、演說、譯叢、小說等，而每期篇首圖畫，頗富革命意義。「民報」在經費艱難中出至第二十四期（一九〇八年七月），日政府應清廷堅請，加以封閉。但辛亥革命前一年八月，黨人又祕密復刊，續出刊二十五期，出版地點標明爲法國巴黎，實則仍在日本印行，但僅出至二十六期而止。

國父在「中國革命史」中說：「民報成立，一方爲同盟會之喉舌，以宣傳主義，一方則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、要求立憲之謬說。使革命主義，如日中天。」。

英文雜誌 國父於民國九年致海外同志書中稱：「查芝加哥各同志曾辦一英文月刊雜誌，鼓吹本黨宗旨；嗣以事故停版，然而此志迄未少衰，擬將該報移歸中國，由本黨幹部繼續辦理。弟意以爲吾黨在本國上海設一英文雜誌，冀於言論上得與外國周旋，同時以吾黨政治上之主張，建設上之計劃宣傳於世界，殊爲切要之著。此其事有關於本黨者甚大，姑舉其要略言之。本黨同志設立之言論機關，如建設月刊、星期評論、民國日報、以及海外各支部所辦之日報等，大聲疾呼，功效顯著。惟以中國文字，外人無從了解，其所影響者止於吾國人，我黨之精神義蘊，無從宣示於外國。……是故吾黨苟能設立一英文雜誌，其利益誠不可量。」

三、國父與輿論

國父認識報紙力量，重視輿論功效，在輿論方面的體認與卓見，較之現代新聞學者尤勝一籌。

輿論爲事實之母 國父在「民生主義之實施」中說：「輿論爲爲事實之母，報界諸君，又爲輿論之母。」早在「民報」發刊詞中即已指出：「夫繕羣之道，與羣俱進，而擇別取舍，惟其最宜。此羣之歷史既與彼羣殊，則所以掖而進之階級，不無先後進止之別。由之不二，此所以爲輿論之母也！」

造成多數人之輿論 國父於民國九年覆呂一峯函中稱：「惟今日舉事，稍識時務者不能不以輿論

爲依歸，若能造成多數人之輿論，不生衝突齟齬，種種問題，則亦不患當事者不降心相從。」國父所指的「造成多數人之輿論」，必須根據事實，且能適合多數人的需求。民國元年 國父在「各報言論須求一致」中談話：「此次中國推倒滿清，固賴軍人之力，而人心一致，則由於各報館鼓吹之功。各報之所以能收效果者，由於言論一致。」「言論一致」亦爲「造成多數人之輿論」的特質。

重視輿論 民國前一年 國父在美致日本宗方君函中說：「深望結合所識名士，發起提倡日本支那人民之聯絡，啓導貴國之輿論，游說貴國之政府，使表同情於支那革命事業。」

推翻滿清以後， 國父對輿論益加重視。民國九年致海外同志書中稱：「況今日輿論喉舌，端在報章。試觀各國之各大政黨，無不一言既出，聳動全球，夫豈不藉報章鼓吹之力？」

輿論道德 民國元年在粵與記者談話：「忠告政界，屬監督行政範圍，自是正當之輿論，第不可輕信謠言，攻訐私德耳。」

在「各報言論須求一致」中說：「報紙在專制時代，則利用其攻擊，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；報紙在共和時代，則不利用攻擊，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。」

轉移輿論 輿論可造成，亦可因時空等因素而轉移。 國父於民國二年函復北京學生會中說：「北庭今日所憑藉以禍國者，吳佩孚一人已耳。佩孚朝伏誅，北庭夕瓦解；然佩孚之有今日，則實昔日之輿論爲之，故居今日而欲滅佩孚，仍非先轉移輿論，不易爲功也。」

以上所恭錄「輿論道德」遺訓，尤爲珍貴，今日輿論界對此亦應三復斯言。

總統對新聞界的訓示

蔣總統繼承 國父革命志業，學貫古今中外，對新聞界的訓示，均以三民主義之體系爲其經緯，在匡正我國新聞事業，朝向三民主義新聞政策諸方面，有着莫大的影響。謹依據 總統在中國新聞學會成立大會訓詞，對中央政治學校新聞事業專修班畢業典禮訓詞，中國國民黨第一、二次新聞工作會談訓詞，以及四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對新聞界的訓示，區分爲四目加以闡揚。

一、新聞的基本任務

總統說：「我們要實行主義，尤先要闡揚主義；要建設國家，就先要宣揚國策，才能發動民衆，羣策羣力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。」。又說：「我們作了本黨的新聞記者，我們的宗旨在於闡揚主義，宣傳國策。」闡揚主義，宣傳國策，就是新聞事業的基本任務。

總統說：「如何宣揚國策，統一國論，提振人心，一致邁進，以達驅除敵寇復興民族之目的，而完成三民主義國家之建設，實惟新聞界之積極奮起是賴」。又說：「其剖析國際局勢也，不唯求其詳實，求其精要，尤當以中國利害觀點爲中心，而後讀者始感真切而有益。其介紹國家重要政令也，不唯揭載法令之全文，尤當爲之提示要點，詳解主旨，使國民輾轉告語，由明法而進於守法。」「我國

五十年來國民革命之事業，其由萌芽而發展而成熟，皆與新聞界有極深之關係，其消長進敗之機，亦視新聞界之認識與努力以爲斷。凡新聞界之努力與建國方針相適合者，則革命之進展必迅速，反是則必遲滯而多阻。」今日之國策，乃在團結所有討毛救國的力量，建立以精誠團結爲基礎的國家觀念與倫理觀念，建立正常而準確的民主觀念，建立以全民爲對象的社會福利觀念，以期消滅毛賊奸匪，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，進而奠定世界之永久和平。

總統於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對新聞工作人員訓示：「要站在時代的前面，不可落在時代的後面」，「要站在道德的前面，不可落在罪惡的後面」，「要成爲社會進步的精神標竿，不可成爲社會進步的絆腳石。」又於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訓示：「由於國際局勢變化的幅度愈來愈大，我國反攻復國的機運，也愈來愈爲接近，大家從事新聞工作，對國家民族前途，所負的責任也愈來愈爲艱巨。當前最要緊的任務，就在發展大眾傳播力量，強化心理建設和精神武裝，來共同擔負起反攻復國的神聖使命。」

總統希望報導新聞時，要特別提高警覺，對於任何新聞取捨，一定要首先考慮到是否可能爲共匪所利用，作爲他們對我們進行心戰的材料。總統表示：他平日對各報新聞的報導，非常注意和觀察，常常發覺有些新聞報導，偶然失慎或一時失察，對各別事實的背景不盡明瞭，而不經慎重的考慮，遽予發表，致爲共匪宣傳所利用，這對於我們的民心士氣，皆不免發生不良的影響。所以希望各報無論報導任何新聞，都要考慮國家的地位、政府的威信和軍隊的榮譽。

二、新聞的社會價值

總統說：「新聞記者應爲國家意志所表現之喉舌，亦即爲社會民衆賴以啓迪之導師」。「現代新聞記者就是社會的導師，他們主宰社會輿論，他們發表一篇評論，不僅可以領導民衆，而且可以影響政府。」

英國報人斯蒂德（W. Stead）說：「我們知道報紙最大功用便是採集、傳佈和解釋公衆所關心的新聞，這是一種服務社會的工作，如以負責精神而正當發揮之，也便是一種非常光榮的工作，一個社會的安全也許靠着它。所以適當新聞傳佈，便是最大的社會服務。」又說：「據我個人看來，報紙經營的基本原則是新聞客觀的報導與傳佈，乃是一種公衆所信託的工作。報人與公衆之間有一種默契，即新聞務必儘量求其真實，求其公衆之所信；評論必儘量求其坦白，這種信託關係，正如醫生與病人之關係。新聞事業是『新聞工業』的基礎，它具有特殊的地位，因爲它的原料是公衆的頭腦，而其所交易的以『道德價值』爲主。」

梁啓超說：「報館者政本之本，而教師之師也，唯其然也，故其人民嚮之。如飲食男女，不可須臾離間之。英國人無論男婦老幼貧富貴賤，有不讀書者，但無不讀報者；其他文明諸國國民大率例如。以此之故，其從事於報業者，亦益復奮勉訓勵，日求進步。故報章益多，體例益善，議論益精，記載益富，能使人專讀報紙數種，而可以盡知古今天下之政治、學問、風俗、事蹟，吸納全世界之新空

氣於腦中。故欲觀國家之強弱，無他道焉，則於其報章之多寡良否而已矣。」又說：「校報章之良否，其率如何？一曰宗旨定而高，二曰思想新而正，三曰材料富而當，四曰報事確而速；若是者良，反是則劣。」

日本名政論家長谷川如是閑說：「社會並不是實際存在的一個主體，而是人類生活的關係活動的組織。有了一種組織產生時，隨着就發生一種心理作用——這就是社會意識，如同其他任何意識。既然有了社會意識，就應有其表現形態，至於這種表現形態，是由行動去表示其表情，而此種表情如被形成爲語言和文字，這就是新聞。」又說：「新聞記者應牢記做到迅速而確實的報導。」

總統在「迅速」和「確實」方面，有着詳盡的指示：「第一就要迅速。要知道，新聞之所以成爲新聞，就在於其內容的新穎，所以新聞特別注重時間的因素。因爲現代國家機構日趨緊密，國際關係錯綜，一切國內外的政治、外交、經濟、軍事之演變，真是瞬息百端，一樁事情發生之後，報導稍一遲延，即成陳跡，時效一失，即無價值可言。所以新聞的時間，就是要用分秒來計算。不僅今天的新聞要今天傳播，而且此刻的消息，此刻就要報導出來。如果得到了實在的消息，不能立刻發出，或今天發生的事情要明天才知道，甚或是三五天才能傳達於社會，那就成了舊聞，無論文字如何優美，情節如何動人，亦都失却新聞的價值。」

「第二是確實。……如果新聞傳播失實或竟完全虛偽，結果必致失掉讀者的信譽。讀者對我們的記載既存有懷疑，那你無論多少經費，都毫無用處。所以我們無論寫一條新聞，或是作一篇評論，都

要根據客觀的事實，經過確切的調查，運用個人理智，總要力求翔實，力求正確，以樹立本身的信譽。
。」

總統又說：「我們要看一個國家文化之高下，一般國民精神之振靡，只要看他們國家的報紙，能否按時及早發行，能否迅速普及推銷，就可以知道。」

新聞對社會服務的價值，本不容置疑，惟近代新聞學者對於社會新聞的處理，產生兩種大不相同的學說：一種是「黃色新聞學」(Yellow Journalism)，主張暴露社會黑暗面，以刺激性的文字，誇大的標題，刊載於顯著的地位，藉以引起社會公衆的注意，促成一種社會改革運動。另一種是「社會責任論」(Theory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)，主張對於社會新聞要慎重處理，從社會學觀點去瞭解問題，發掘事實真相，報導力求真實，文字與標題避免誇張，而對於個人名譽權益，更要在法律的保障之內，盡記者責任，對於司法機關，尤其予以尊重。對於妨害風化和敗壞公德的新聞，甚至不惜加以壓制，免予刊登，藉以維持新聞道德。

總統希望各報對社會新聞的報導要特別審慎，和着重對社會教育的意義。總統表示：他對各報社會新聞的報導，也非常注意，凡是具有教育社會意義，如對政府建議性的新聞和評論，他都非常注意，但也常常發覺有些社會新聞的報導，祇是迎合一部份人的趣味，作過份的渲染，結果不但為敵人所利用，而且對社會也常常發生不良影響和後果，就是報紙本身的地位和榮譽，亦因為人所輕視而降低。總統希望各報記者，尤其編輯人員，對社會新聞的處理，一定要從大處着眼，要使社會人心，

更爲樂觀積極，變化氣質，轉移風氣，更要堅定反共抗俄的信心，達成反攻復國的共同使命。

三、新聞的教育功能

總統說：「以新聞事業比之於教育，則國境以內，皆爲其教室；而全國讀者，胥受其薰陶。」

各種新聞之傳播於社會，不應純以營利爲目的，社會教育爲其重要之部份。美國總統威爾遜說：「報紙是國民精神上的食糧。」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威廉說：「形成現代文明的勢力有三；一是科學，二是商業，三是報紙。」美國總統傑佛遜更強調說：「寧願居住在一個有報紙沒有法律的國家，不願生活在有法律而無報紙的國家。」

新聞的基本任務是闡揚主義，宣傳國策，新聞的社會價值是服務社會，提高道德，而新聞的教育功能，則在教育國民，傳達智慧。

總統曾說：「必當善導國民，共履忠義奮發之正道，奸邪在所必斥，正氣在所必揚。故積極方面，應充分表彰戰區軍民英勇節烈之事蹟；消極方面，宜鄙棄輕薄浮靡之文字，盡掃頹廢無聊之氣氛。吾人須知謹嚴非爲枯燥之別名，而興味之養成，亦自有其方法，新聞界人士悉心研究，自能得之，此於教育國民，實有甚大之關係。」又說：「一切言論記載，悉以促進我國民獨立自尊心，養成我國民奮鬥向上心爲旨歸。」

庸醫診斷，受害者僅爲被診斷之病人，新聞如有毒素，則受害者爲廣大之國民。新聞既爲社會教